

# 一个“鸡教授”的心事和乡愁

□傅中星 刘文雪

年已古稀，头发花白而自然卷曲；一口山西方言略带普通语音；身材高瘦却精神抖擞——这就是人称“贵妃鸡之父”的杜老先生。他已经退休十年了，走出了大学动物学院的实验室，但却走进了乡愁。

七十年前，杜炳旺出生在山西运城临猗县一个小山村。这娃命里缺火，因此父亲给他取名“炳旺”，希望他一生红红火火，活泼旺盛。没想到，炳旺从小却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，不爱叫人，却喜欢追着小鸡小鸭玩耍。

1974年，杜炳旺被推荐上山西农学院（山西农业大学），专修动物遗传育种（畜牧）专业。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，还是研究家禽遗传育种。他将中国优质鸡的遗传育种作为研究方向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冷门专业。

广东海洋大学是在整合湛江水产学院、湛江农业专科学校的基础成立的。杜炳旺作为动物科学人才被引进，设立硕士研究生课程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优质的黄鸡产业受到洋鸡（白羽）极大的冲击，不仅仅完全堵死了中国黄鸡出口贸易之路，而且抢占了国内肉鸡的半壁江山，形成土鸡洋鸡各占一半国内市场的局面。

众所周知，土鸡肉香好吃，但养殖周期长，肉料比高，成本高；洋鸡生长快，生产肉蛋白多，但口感较差，成本低。杜炳旺敏锐地选用从英法进口的洋鸡贵妃鸡素材，精心地研究培育了22年，终于育成拥有中国自己“育种芯片”的贵妃鸡。杜教授用一句话介绍贵妃鸡：源于英国，育于法国，发展于中国。22年，杜炳旺带领他的研究生科研团队，发表有关贵妃鸡遗传基因、育种体系、生产性能、实验数据等方面的论文多达上百篇，几乎垄断了贵妃鸡所有应用技术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，硬生生将一个“洋鸡”品种，育成了中国优质鸡种源，被国家纳入28个畜禽地方品种名录。

在退休前的几十年里，杜教授的夫人吕老师说：他从来没有度过周末，休过长假，长年累月驻守在养鸡棚、孵化间、实验室，与鸡共舞到白头！杜炳旺笑说：看护鸡娃不比带娃省心啊，实在离不开人。

广东人爱食鸡，无鸡不成宴，无鸡不欢！湛江地处粤西，有海有山，自古出产靓鸡，因此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侨胞有口皆碑，盛赞湛江鸡。可是什么才是正宗的湛江鸡呢？在此之前，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和经过权威认证的标签。

杜炳旺觉得自己作为在粤西湛江生活工作了半辈子，也算是半个湛江人，就义不容辞要为湛江鸡正名。

自古以来，“湛江鸡”就有“名震雷州三千里，味压江南十二楼”之美誉。1905年，由方同三在广州湾街头拍摄的“湛江白切鸡”照片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法国发行上市，从此“湛江鸡”的形象便走向国门。好巧不巧，2024年8月6日，在巴黎奥运会观众台上，跳水冠军全红婵的哥哥向妹妹喊出：“回湛江我做白切鸡给你吃！”又一次让湛江白切鸡声名远播。

据杜教授考证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百多年来“怀乡鸡”一直就以“湛江鸡”的名义享誉珠三角、港澳地区及整个岭南大地。可见，“怀乡鸡”作为“湛江鸡”的源头，不能不说是影响之广大，历史之久远。只是在1983年以后，行政区划将信宜划归茂名市才被逐渐称为“怀乡鸡”。虽然“怀乡鸡”和“湛江鸡”二者可以画等号，但如今因区域划分后的“怀乡鸡”已不属于湛江市管辖，湛江市如果要名正言顺地发展自己的“湛江鸡”品种，从官方

角度也就不能把“怀乡鸡”再称作“湛江鸡”了，因为“怀乡鸡”已是信宜市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国家保护品种。

为了更好地发展“湛江鸡”产业，湛江人必须厘清“怀乡鸡”与“湛江鸡”的关系，这是历史遗留问题。因此，湛江市政府将这个问题委托给了杜炳旺科研团队，于2016至2018年作为政府督办项目。会同多个单位，经大家共同努力，终于获批了湛江市第一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“湛江鸡”（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755631号公告），这就是“湛江鸡”在产业发展上迈出重要而坚实的一步。

今后，湛江人吃鸡，或者说，全世界人吃湛江鸡，都不应该忘记这位鸡教授的辛勤贡献。

近年来，杜炳旺教授主持的项目先后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3项、三等奖1项，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5项，湛江市和茂名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4项，发表论文200多篇，获授权发明专利9项，主持制定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6个，出版专著5部……

还有啊，由他领衔的“粤西卷羽鸡”（即麒麟鸡）的资源保护研究选育12年的特色珍稀鸡种，于2023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鉴定的新资源，也是国内唯一国际上罕见的稀有遗传资源。这一个不一样的科技成果，在全省全国赢得

极高知名度。为助力粤西乡村振兴，打造粤西山海文化和旅游新IP，促进湛江副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作出独特贡献。

上世纪台湾诗人余光中把乡愁托付在一枚邮票上，写出令海外华族，记住各自乡愁。

有人说，一个人的姓名会影响其一生的性格脾气和事业成就。中国地方优质鸡共有二百多种，所叫名称也各不相同。像怀乡鸡这样富于“乡愁诗意”的鸡，却是唯一！

对于居住在城镇的人而言，每一只在乡下散养被运进城里的土鸡，皆可称作“怀乡鸡”。杜炳旺先生这一辈子就围着这三只鸡打转：贵妃鸡是“跨国恋”，怀乡鸡是“乡土恋”，麒麟鸡（粤西卷羽鸡）是“创新恋”！他说，如今他的“乡愁”还多着呢，屈指一数，就有不少：第一，需得到湛江市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进行谋划；第二，尽快组成一支围绕“湛江鸡”这个历经百年的响亮品牌和早日通过国家审定鉴定的“湛江鸡”品种的特别能战斗的强有力团队；第三，选取已有较好的“湛江鸡”（怀乡鸡）种群和品种选育基础的湛江市相关企业作为品种繁育基地（现在已有粤西卷羽鸡、怀乡鸡、贵妃鸡三个国家级品种集中在吴川一企业）；第四，引入有经济实力的相关企业投入一定资金进入本产业；第五，新建一个标准化种鸡遗传资源保护与育种创新基地，为申报国家级保种场和核心育种场奠定基础；第六，实行产学研合作，联合攻关，制定实施方案和时间表，按期按质按量完成既定目标；第七，打造出一个以“湛江鸡”品种选育为核心的多个国家级品种保护、选育、创新、利用的新高地……这才是我们湛江人应想和应做的事业啊！

一句话，“鸡教授”杜炳旺老先生心心念念，就是如何把孕育在得天独厚的中国唯一北热带海岸地域环境里、生长在独特火山岩地貌的红色土地上、成熟在植被丰茂、四季常青、空气清新天然氧吧中的“湛江鸡”做强做大做永久！他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心事就是：怎么寻找合适接班人的问题。这真是愁死人，头发都愁卷了愁白了……毕竟自己已经年满古稀了，也该让位于年轻人了。

涂建新祖祖辈辈都是茶师傅。古茶树一代传一代。年过六旬的他，爬高爬低，灵活自如。遇上雨天，几乎天天都在雨中洗澡。忘我采茶，全情投入的涂建新，在树丫上有个不自觉地小动作，采着采着，伸出舌头。独具香气的茶树叶，恨不得一口吞肚？有一年春茶采摘，午后采八仙，下午晒青。一场小雨突如其来，茶叶在享受日光浴。等到收茶时，雨停了，太阳又出来了。竹筛上的茶叶都是雨水。茶农继续晒青，当晚入场凉菜，第二天正常炒茶、初焙。试茶后，众人觉得八仙的香气异于往年，清香扑鼻，回甘无穷。左邻右舍的茶农都有同感，晒青遇雨水，八仙品质甚于往年。采摘好茶叶回家，树叶变茶叶的万里长征，刚刚启程。

涂建新的做茶手艺源自祖传。不善言语，不苟言笑的他，做茶时更加严谨，严肃到有些无趣。祖父涂俊是土生土长的凤凰“茶人”，1908年出生在凤凰镇大坪村，自幼聪明好学，他在有限而短暂的53年时间里，习得单丛茶种植及制茶技艺。其独特的制茶经验使他在凤凰茶区名声大噪，受到乡亲们尊重。

茶叶采摘后，能否将每片叶子的香气和独特韵味发挥到极致，这是考验茶师傅真功夫的关键环节。涂建新的祖父在“晒青”工序上创新了“筷子功”。筷子还是古老的筷子，餐桌上的日常木筷子。祖父为避免“伤青”，用一双筷子轻轻地重叠地夹起茶叶，使叶片之间分离开。用筷子夹而不是用手直接接触是有讲究的，在晒青的过程中，如果人手经常拿捏茶叶，手温手汗容易“伤青”，手的温度也会对茶叶有一定的影响，用筷子轻挪茶叶能够保证茶叶晒青的质量。

好心做好茶，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成为涂家的家训。涂家人常常通宵达旦，争分夺秒地烘焙劳作结束后，东方已吐白。暗蓝色的一幕上，星星仍在眨眼。地平线的一抹亮色，燃起了红霞。红霞主动向星星打招呼，穿透山雾，洒在草木之间。一宿未合眼的星星，一直暗中观察涂家人的一举一动。天色渐亮，凤凰山上空笼罩着橙红、紫黄的朝霞，凤凰精神抖擞，意欲展翅高飞。沉寂了一宿的山雾，渐渐隐退，明净而蔚蓝的苍穹诉说着凤凰山昨夜的故事。

# 城市里的雨

□严太挚

在这个繁华的都市，每一天都充满了忙碌与喧嚣。而雨，似乎成了这座城市偶尔按下暂停键的使者。当雨滴轻轻敲打窗棂，城市里的雨，便开始讲述它独特的故事。

清晨，天空布满了铅灰色的云层，城市的轮廓在朦胧中若隐若现。不久，细密的雨丝悄然而至，它们像是城市的精灵，轻轻地抚摸着每一寸土地。城市里的雨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也带着一份宁静。

雨滴落在繁忙的街道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，与汽车的喇叭声、行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首独特的城市交响乐。那些匆匆赶路的行人，或撑起雨伞，或拉紧衣领，他们在雨中穿梭，仿佛成了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。

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在雨中闪烁着光泽，雨滴滑落，留下一道道水痕，像是城市的泪痕，又像是它洗净尘埃后的微笑。街道两旁的树木，被雨水冲洗得更加翠绿，那些花朵也显得更加娇艳，城市在雨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奶茶店的窗边，我静静地坐着，手中的热奶茶散发着香气，与窗外的雨景形成鲜明对比。透过模糊的玻璃，我看到了雨中的城市，它的繁忙与宁静，它的冷漠与温情，都在这场雨中得到了展现。

雨中的街头，偶尔有几个孩子兴奋地在水坑里踩水，他们的笑声穿透了雨幕，让这座城市显得更加生动。而那些在雨中扫街道上的枯枝落叶的清洁工让人们感动，他们身上虽已被雨淋湿，但他们似乎毫不在意，依然坚持把街道的障碍物清扫干净。

城市里的雨，有时候是温柔的，有时候又是狂放的。当雨势渐大，雨滴变得急促，它们砸在地面上的声音，像是城市的脉搏，强劲而有力。排水沟里的水急速流淌，带走了城市的尘埃，也带走了人们心中的烦忧。

雨渐渐停了，城市的喧嚣再次响起，但那场雨留下的清新与宁静，却久久不曾散去。阳光重新照耀这座城市，彩虹挂在天边，仿佛是对这场雨的最好告别。

城市里的雨，虽然短暂，却让人印象深刻。它不仅洗净了城市的尘埃，也洗净了人们的心灵。在这场雨后，城市焕然一新，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。雨，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# 茶师傅

□刘妍



离广东凤凰山不过两个小时车程的福建漳州，那里的村民与凤凰山的原住民长期和睦友好。每年的春节假期，涂建新载着妻子金惠君，风雨无阻，早早地到漳州林秀辉家拜年串门。林秀辉家也有10多亩的葡萄柚子，哪里有得闲的时候。林秀辉干活里外是把手好，还爱跳广场舞唱山歌。人长得漂亮，笑起来两个梨涡挂在脸上，好看极了。

金惠君人如其名聪慧不假，而这种聪明是发自内心的善良。她说话语速快，机关枪般扫射。邻里乡亲们都心甘情愿地爱任其“扫射”，听其“突突突”地说话，有时对于“地球村”发生的大件事，也都由她的嘴里听到。夫妻俩拜年的对象林秀辉，其实两家之间无任何血缘关系。金惠君家的数百棵茶树，到了四月，那是需要眼疾手快的茶师傅帮忙的。林秀辉是优秀的茶师傅，有了她和她们的帮忙，涂家的春茶采摘不成问题。说金惠君善良，是她深知人心肉长的道理。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，不是光靠金钱，靠高高在上的命令，而是过硬

的交情。而交情是一顿饭一顿饭“吃”出来的，时光岁月积累出来的。重情讲义，在中国人历来重视的春节期间走动，更显情深。来来往往，一年又一年，涂家和林家成了比血缘还亲的亲戚。四月春茶季，一带十，茶师傅用心帮忙，奠定涂家一年的收成。

都说人间四月天，凤凰山的四月那是争先恐后、只争朝夕“拼命”的日子。稍微不留神，错过了采摘期，茶叶变落叶，宝贝变渣渣。茶叶制作可以实现机械化，人工工序可以被半机械化代替，但采摘茶叶这活，唯独只能靠人工，依靠茶师傅。采茶的人多为女性。约定俗成的叫法，原住民都称呼茶姑、茶嫂为师傅，这是尊称。

采茶是门技术活，什么时候采，什么天气采摘什么茶叶，门道多多，讲究一套又一套。一株茶树，采与不采；一枝茶叶，留与不留，留三片、两片还是一片，全凭茶师傅的经验。茶师傅下手时，角度、幅度和力量大小，全靠传帮带、口耳相传和个人悟性。如雨天，水仙茶可以一叶

不留。晴天的凹富后，每一枝都需“留一手”。留一叶处，为了来年缺口处暴芽。天地万物规律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只有约定俗成的如此如是。叶子与树体分离时，用大拇指与食指配合，重重出手，轻轻下手，快快收手。快狠准，决定采摘的速度与质量。举重若轻，决定了叶子被迫分离时的“伤口”的深浅。深了，伤口变乌变黑。浅了，有利于茶树疗伤自愈。茶师傅的举手投足，讲究机缘和时机。常年采茶师傅的手异与常人，手部青筋明显，手指细长，手掌健美。人与树，树与人，天地人，惺惺相惜。树吃雾，人顺天，日夜星辰，循环反复。

在茶师傅眼中，一期一会的茶树叶，新旧幼老，均有形有色可分辨。以仙豆叶单丛的叶形为例。新生茶叶，叶形狭长，两端尖长，折中对称，颜色嫩绿，妖艳欲滴。减老的茶叶，叶尖变钝，两端不一，下端渐丰，色泽呈深绿。当茶叶继续变老，叶尖继续变钝，茶叶边缘锯齿状减少而钝，靠近叶柄部分渐渐饱满，叶身渐渐变短，叶中部渐渐丰满，叶尖和叶柄对折基本对称，色泽呈墨绿。茶叶老后化后，叶尖部分钝圆，茶叶边缘锯齿状少，整叶基本呈椭圆形，叶身较短，似花生叶形态，色泽不均匀，斑白开始出现。有经验的茶师傅，宁可放弃老叶不摘，也要把时间全部集中在新叶、嫩叶上。

采摘老茶树的名场面可真是热闹。茶师傅站在梯子上，有的古茶树放不下人字梯，她们个个如齐天大圣附体，踩着枝丫丫，轻功般左顾右盼，一会儿功夫，茶筐就满了。茶师傅相互之间也有体谅和照顾。年纪大、个子小的是主要采摘低段位的树叶。高个子，年富力强，长手长脚的就采摘高段位的树叶。茶师傅一般都为固定，有的在同一个农家服务超过15年。年年见，年年采摘，对茶树熟悉，对彼此了解。人对人有印象，人对树有感情，树对人陌生。树上的人，人在树上，互为天成，好一幅现代古茶树图。

古茶树传说，始于南宋末年。《潮州府志》（嘉庆26年，1547年）中记载：宋帝昺年间，凤鸟赐茶，帝昺神种，撒籽成林。茶树古不古，看树干、枝条上的苔藓。略微发白的青苔藓，古朴苍劲，无声自威。

# 陪女儿游泳

□黄恩

周末下午抽时间陪女儿游泳。这本来是一件在女儿央求下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（其实还有加班的事等着），当一个人心有所牵挂时，是不容易放松的。但转念一想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也算自己“被”放松一下吧。

我觉得，仰泳是最好放松的方式之一。下午6时，太阳已经不那么猛烈了。在这处海边的淡水泳池，找一处人不太多的水域，仰面轻轻地划动，脚也轻轻地以慢跑的动作划动，总之，让身体最大限度地与水面接触，以增加浮力。不要追求速度，其实这时候已经很轻松了。

慢慢地睁开眼睛，仰望蓝天。天上，漂浮着柳絮一样的白云，慢慢的、慢慢的飘动着，觉得这时候世界放慢了运转的步伐。此时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天马行空了，无一丝牵挂。只见天空上一架白色的飞机飞过，像小鸟一样小，闪着银色的光芒，也变得慢慢的。想起之前在乘坐飞机时，也时常会像神话里天上的神仙一样，俯视下界，天色空阔之时，偶尔也看到下面的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着。而此时此刻，我在水中仰望天上飞机的时候，飞机上的乘客们，是否也有人俯视下界，把我们像蚂蚁一样看着呢？我不由得想起卡琳琳的一句诗“你站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，呵呵，有时候，换位想一想，也是很有意思的啊。

燕子仍然张开像剪刀似的翅膀飞过，那姿态是异常轻盈优美。飞了数千年甚至千万年的燕子，“旧时王公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也许孔子在长江边上感叹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时候，它就在一旁飞着了，不过当时老夫子正在感喟人生短暂，该是无暇顾及它了。呵呵。

天空是那么的洁净。上午还刚下雨呢，洗涤干净了空气中的尘埃了吧。湛江的天空还是那么的蓝，空气还是那么的清新，这也许是我可爱的家乡的无形资产吧。

轻轻地、轻轻地划动着，在水里惬意地游着游着——其实它就是漂着漂着，静静地静静地仰望天空，这是多么的幸福、是多么的宁静，一种无言的喜乐在我全身蔓延……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# 关爱未成年人 就是关爱未来